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仙人掌

節孝通天達地，忠義鬼服神欽。孕成仙人掌聚寶珍，福壽康寧同度。浙江台州府太平縣有一龍海村，祖輩富足，數代好善，惟節節、戒淫兩件極其認真。凡鄉中有守節之婦，命子弟新正登門叩賀，富者奉以糖粿，貧者送以錢米而獎勵之。一鄉感化，從無再醮之婦。及海村出世，品德尤高，為善益力，將祖宗所行之事楷書帖壁，以便觸目警心。遠近功果，一一應酬；鄉村貧寒，時時周濟。因此用費日多，每年入不敷出，家中看看緊促。

是年讀書山館，館側富室有女，見海村英俊，有心私之，選大柑十枚，命使女送來。海村卻之。其女將柑皮剝去，用筐裝之，兩兩相對，作合歡之形，覆命送來。海村知其意，謂使女曰：「柑子你快拿去，拜上你的姑娘，女重貞節，士守廉隅。我家數代清操，豈可為汝而破？任是月殿嫦娥，吾亦閉門不納。」其女聞之，愧悔感泣，竟成好人。

是年海村入學，即赴鄉闈，考有神助，遂領鄉薦。其妻勒氏悍烈，持家嚴謹，見財不敷用，將善事停息，一文不捨，用心經理，數年便有餘。行年四十，膝下無子，親友皆勸娶妾。靳氏心雖不欲，難違眾議，只得應允。那知娶妾兩年，依然無子。靳氏笑夫曰：「先前怪我無子，如今又怪何人？該是你的命壽，害我衣祿中分。」海村曰：「我家祖宗行善七代，積功累仁，被你一朝閉塞，焉望誕生孫？」靳氏曰：「你命無兒，何得怪我？」海村曰：「豈不聞『袁了凡有傲命之學，劉元普作回天之功』？只要善心真切，何患無子承宗。」其妻醒悟，對天悔過，力行善事。次年妻妾同孕，臨盆各生一子。靳氏先誕一子，取名開榜；妾子取名開甲。

二子極其友愛，十分和睦。惟開榜純孝樸實，小時聽講聽教，百事無違；稍長即知溫清定省，子職無虧，讀書亦極發憤，品德俱高，十八游泮。開甲孝行雖敦，不甚好學。是年同娶，開榜妻郭氏，開甲妻韓氏，名芸娘，俱係大家女，性皆賢淑，孝親敬夫，勤儉和睦。惟芸娘美貌如花，且又知書識禮，詩畫兼工，一家雍睦快樂。獨靳氏起了偏心，愛榜嫌甲，任你夫婦百般孝順，他總不喜歡，每天尋故咒罵。

後海村病故，妾亦繼亡。開榜操理家政，（開）甲亦丟書。奈（開）甲素來虛弱，兼之夫婦情濃，不知自惜，疾病日多。開榜知他弊病，常勸他寡慾清心，惜身重命。開甲口諾心違，看看病體深沉，芸娘勸他隔房調養，開甲心無把持，反因獨宿胡思亂想，以致遺泄叢生，臥床不起。開榜親制九丹，朝夕問慰，靳氏反罵開榜多事，枉費銀錢。開榜時常諫止，靳氏不聽，一天嘖嘖呱呱，弄得開甲又病又憂，更加沉重。芸娘曰：「夫君呀，你是個得病的人，須要寬想些，莫聽煩言，慢慢調治，自然要愈。不然膝下尚無兒女，倘有不測，為妻身靠何人？」開甲曰：「為夫的病料難醫治，但我夫妻二人會短離長，亦有幾句痛心之言，還望賢妻聽著：

賢德妻上前來夫有話論，未開言不由人珠淚長傾。
該為夫這幾年莫得命運，似耗子鑽牛角越鑽越深。
自爹媽生弟兄雁行排定，兄則友弟則恭和氣如春。
賢德妻過門來十分和順，夫那時在書房少鼓瑟琴。
也只想讀詩書龜頭占穩，掙一頂鳳頭冠把妻光榮。
又誰知爹爹死媽也廢命，才與兄丟書本特回家庭。
比時間兩夫妻情同形影，行相隨坐相守作詩論文。
那知夫命不長得下疾病，一日三三日九越加深沉。
任良醫與妙藥全不對症，諒必然鴛鴦鳥定要離分。
夫死後幾百事都不怨恨，只可憐賢德妻孤苦年輕。
知賢妻有操持幽閒貞靜，夫不說妻自能苦守霜冰。
嫡母前替為夫好把孝盡，惟節孝兩個字鬼服神欽。
受苦楚受磋磨妻須容忍，到後來苦盡了自有甜生。
無後嗣妻當要撫子教訓，與為夫接香煙好見祖人。」
正說間，他哥嫂進房問病。

見哥嫂進房中來把弟問，不由弟哭得來肺腑皆疼。
蒙哥哥把兄弟時刻指引，那知弟性愚魯負兄苦心。
倘若是為弟的一朝命盡，望哥嫂把弟媳格外看成。
你弟媳生得來性情蠢鈍，嫡母前不能夠得其歡心。
望哥嫂常保全無使傷損，為小弟在泉下也感深思。
兄膝下有三子俱皆秀俊，望哥嫂撫一子為弟螟蛉。
弟兄情夫婦恩從今斷損，要相逢看池塘草色青青。

說畢，淚如雨下。開榜亦泣道：「賢弟須要寬心息病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何必過悲怎的？縱有不測，為兄自當抓生替死，保全弟媳，不負賢弟之托。撫子之事，任賢弟擇選，為兄即命過房與弟沖喜。」開甲曰：「蒙兄嫂雅愛，撫第三子。」開榜即去稟告母親。

那知靳氏不准，說：「他無能生無能養，為何要撫我孫兒？」開榜曰：「兒子都是媽的，孫兒何分彼此？」告盡哀憐，靳氏執意不從。及開榜把客請來，靳氏將三子藏了，急得開榜眼淚雙流，與弟商量，就撫次子。開甲曰：「既是嫡母不允，勉強撫來增我罪過。只要哥哥真心，口說亦可為憑，只把三兒抱來陪我幾日，為弟死也瞑目。」及開榜去抱，靳氏總不獻出，開甲見此情景，大叫一聲而逝。

靳氏叫子草草安埋。開榜無可奈何，與妻商量，把郭氏私蓄銀拿二百與芸娘，教他托言娘家私積，與開甲縫衣買棺，追修祭奠，從厚安葬。芸娘自作挽詞，對靈哭念：

悽悽惶惶，夫主長逝兮，我心憂傷。添綿綿之苦恨，斷寸寸之柔腸。雖有劍佩琴書，無心經理；辜負鸞衾鳳枕，空染餘香。憶當初，過門牆，恩愛如山重，情義似水長。朝夕詩文唱和，從無口角參商。喜奴夫，才高北斗，學飽東洋，外蓄英威，內蘊珠藏；愧為妻，才非謝女，貌似孟光，性多愚魯，德少慈良。夫待妻，猶如那明珠掌上，奇花豔吐香；妻靠夫，又好比砥柱中流樣，擎天樹一枚。只說是，吉人天相，百年久長；又誰知，分開比翼，折散鴛鴦！夫一去，好似東流水，滔滔不還鄉；拋為妻，猶如秋來葉，飄飄任風揚。到如今，鏡破釵分，只雁獨凰，孤燈無偶，對影成雙。日兒短，夜兒長，枕上淚痕成冰凍，一夜無眠到天光。呀，夫呀夫：去去全無掛念，丟妻恨天慌忙。往前現，香煙渺渺；往後看，子嗣茫茫。使你妻三從無靠，四德徒傷，塵封寶奩，夢斷高唐。有話無人講，有事無處商。怕的是，無妄之災待空降，身無鬚眉怎承當？呀，夫呀夫！莫不是你前世折了並頭蓮，妻今生燒了斷頭香？上好福澤都不享，一朝撒手往西方。想前日千恩萬愛，楷魚水之悠揚；值今茲對靈一祭，獻芻束與羔羊。望夫君來格而來嘗。重句。

從此芸娘苦守冰霜，朝夕祭奠，事死如生。靳氏心想：「我三個孫兒若撫去一個，後來不好分家，有強有弱。」總想嫁了芸

娘，己子獨佔家產。又見芸娘孝心謹慎，做活慇懃，不好開口，便尋故磋磨，生事打罵，又不准孫兒伴他歇宿。這芸娘逆來順受，並無怨言。

靳氏見磨他不倒，心中想了一會：「哦，有了，我娘家有個姪兒，名叫寶元，為人輕狂，不如命他來住要幾日，叫他調戲芸娘，我好從中生事。」想罷將欲命人去喊，不意寶元自來，正中其機。於是天天言來語去，逼奸幾次，都被芸娘躲脫。開榜窺其動靜，知母所使，叫妻郭氏與芸娘作伴。寶元見有郭氏，不敢妄行。開榜暗地問寶元曰：「我媽叫你做些啥事？」寶元曰：「未有叫我做啥。」開榜曰：「媽叫你壞人名節？」寶元面紅不答。開榜曰：「這個斷然使不得！萬惡以淫為首，況他又是個節烈之婦，一朝逼出事來，陽法躲脫，陰律難逃，表弟切勿自誤！」寶元曰：「姑母雖有此命，我實未有認真，幸蒙指示，今後不敢胡行了。」即辭姑母回家而去。

靳氏見計不行，又買活溝內胡癩子誣奸，約明地頭，靳氏叫芸娘出外摘菜。那日郭氏腹痛，芸娘只得獨往。那知胡癩子躲在菜園，一下鑽出，芸娘駭個坐門；癩子上前逼奸，芸娘大罵。靳氏跑出問癩子何得逼奸，癩子曰：「他約我來的！」靳氏大怒，將二人捆綁，投鳴家族，說要送官。家族先聞開榜之言，已知靳氏之意，都說：「雖來行奸，究未失節，何必送官來人命債？」靳氏曰：「既不送官，我家素來清白，豈容淫婦？叫他另嫁！」家族與開榜都教芸娘應允，方才放了。芸娘放聲大哭，便要自盡，開榜教妻勸曰：「我媽之心一時難轉，有處別業，離此四十里，不如假嫁，去到別業，請人相伴，待媽回心方才轉來，豈不兩全？」芸娘允謝。開榜托故到別業，把房屋器用辦得停妥，請個女火手；又托佃戶幫他買賣，然後叫人納聘，把芸娘接過去。芸娘自此看經念佛，倒也快活。

不遠有座觀音院，有泥丸治病之事，凡有病者，焚香求神，即於岩下挖出泥丸，回家吃了病即全愈，因此香會鬧熱。靳氏聽得，亦來燒香。那知芸娘隔壁有個孫三娘，為人嘴臭，愛翻是非，亦喜燒香，會著靳氏，甜言招賀說：「你好個媳婦！怎不喊他回家侍奉晨昏，為何各住一處？」靳氏說：「我媳婦是嫁了的。」孫三娘曰：「他嫁啥子！尚在某處唸經，一天快樂無憂。你可接他回去，不然他得美譽，你得惡罵，竊為娘不取。」靳氏大怒，即至別業，芸娘駭得無主，只得上前請罪。靳氏幾個耳巴，罵曰：「你這賤人！做的好事，快與我回去！」

芸娘無奈，隨婆歸家，靳氏把他高甲苦打，然後叫媒婆領去發賣。開榜再三勸止，靳氏罵曰：「都是你用的詭計！把娘當作傀儡一般，還敢在此多嘴嗎！」開榜跪地，哭泣言道：

雙膝跪地把娘勸，兒有幾句痛心言。

爹爹往日心慈善，膝下無兒作盡難。

與媽對天立善頭，才生弟兄接香煙。

二人雖是異母產，總之同根共一天。

媽是嫡母居正院，親生妾生皆一般。

弟在媽前盡孝念，接來弟媳亦孝賢。

不幸兄弟把命短，弟媳孝行更甚前。

千苦萬磨都不怨，一心立志守節堅。

我媽將他來嫌賤，兄弟陰靈豈心甘？

況乃節孝天顧眷，何必逼他上別船！

倘若逼得歸陰殿，欠下命債誰去還？

「為娘豈不知道？我想賤人不嫁就要撫子，分了我兒家產，又如何使得咧？」

兄弟友愛同肝膽，豈因家時把性遷？

縱分也是我兒管，何必逼嫁把心偏？

「他若嫁了，三個孫兒均分均得；若是他已撫子，後來就有強弱，為娘如何放心！」

孫兒不均媽憐念，你兒無後怎不憐？

一代莫把二代管，也免造罪結冤愆。

「你這娃兒，苦苦要將賤人留住，到底是啥心腸？」

非是你兒心腸變，皆因我媽做事懸。

家有節婦名聲顯，九族都要把光沾。

還望我媽施恩典，要把弟媳來保全。

祖宗陰靈開笑臉，暗中與媽添壽年。

你兒也得心無忝，自然獲福子孫賢。

靳氏聽得，忽然感化，曰：「我兒既然不忘弟兄之情，百般保護，為娘何苦結此冤情！」從此婆媳相安，一家和睦。

一日，開榜趕場，半夜方歸，一家盡睡，走至中堂喊門，喊了很久，無人答應。開榜大怒，大聲吼罵，妻方應聲；又過一陣，才來開門。開榜等得氣急，一掌推去，打個坐門。那人說道：「哥哥呀，是我。」開榜曰：「原來是弟媳咧，我只說是你嫂嫂，那個東西那裡去了？」芸娘曰：「只因哥哥不歸，奴與嫂嫂作伴，聞哥哥歸來，奴回己房，順便開門。」開榜曰：「原來如此，弟媳高見。」芸娘曰：「人孰無錯，有啥來頭。」說罷，各自去睡。

且說芸娘自被開榜推掌過後，月不行經，腳軟思睡，看看腹大如妊，到八九個月，儼然是孕婦一般。靳氏見了，朝夕咒罵，芸娘無以自明，又不能辯，惟有哭泣而已。一日，靳氏脫衣去摸，覺得腹中震手，忽大怒曰：「我先前聽你哥哥之言，只說賤人堅貞，留你守節；如今做出醜事，敗壞門風，叫我怎好見人？要你賤人何用！」於是前念復萌，即告家族稟官究治。官即批准，把芸娘喚至大堂，見腹大似胎，命穩婆去驗，回稟有孕。官問芸娘幾時失節，姦夫何人？芸娘總說無奸。官大怒，命把芸娘十指撈起。芸娘無可奈何，哭泣說道：

這一陣撈得奴十指欲斷，痛得奴心兒裡好似箭穿。

這都是黑天冤從空降鑿，平白地染卻了一身腥羶。

自奴夫身死後守節無站，此片心對得過鬼神地天！

數年來並無有一毫雜念，焉能夠壞名節與人通姦？

「既無姦情，胎孕何來？」

這都是老天爺把人坑陷，無端的肚腹大胎孕儼然。

問奴家也不知得何病患，黃泥巴入褲襠有口難言。

「這淫婦好張烈嘴！左右催刑，看他有招無招！」

這一陣痛得奴魂飛魄散，渾身上汗如潮濕透衣衫。

這都是奴前生造孽千萬，到今世才遭此不白之冤。

想奴家出世來行為不亂，自幼兒讀詩書品正行端。

並非那無恥婦揚花下賤，又何敢壞聲名羞辱祖先？

「身有孕了還辯啥子？快些招了罷！」

並未曾壞名節有何胎產？望青天須細察莫把奴冤！
或鬼胎或神胎也是難算，又何必疑姦淫敗奴貞堅！

「還要強辯，□□實催刑！」

這一陣撈得奴心驚膽戰，險些兒這性命不能保全。
受不起這苦刑只把天喊，
天呀天！甚麼事你不把節孝鑒觀！

奴本是貞烈女一塵未染，為甚麼要使我受盡熬煎？
不招供大老爺刑罰兇險，若招了這罵名萬古永傳。
口問心心問口無法脫難，為女子矢貞節豈畏艱難。
大老爺你何不將奴頭砍，奴感你天大情恩德如山！
「有招無招？」

無姦夫你叫奴從何招案？就將奴來撈死也是枉然！
哭啼啼望仁天大施恩典，切莫把清白女當作野鸞。
若能夠使小女身無瑕玷，願仁天子而孫世列朝班。

官見芸娘不招，以其身孕，不敢過用非刑，只得放下，帶進後堂，命太太好言細問。芸娘將幾時過門及喪夫守節，從頭細訴。太太命脫衣細看，又是胎孕，仔細探摸，覺得震動細微，遂謂官曰：「此婦定是鬼胎，何不押守候產發落？」官點頭，將芸娘押店，命穩婆守候。守了三月，臨盆生下乃是一隻人手，亦有胎衣，蒂生掌心。穩婆剪蒂洗淨呈官，官看有四五寸長一隻手掌，又無手桿，掌牙一坩，坩穿一眼，能屈能伸如活的一般，口口稱奇，不知其故。命產婦用心收存，以挨高明；吩咐芸娘月滿自歸。滿城聞之，俱來觀看。靳氏、開榜亦急來看，都不知何故，交相歎異。芸娘過四十天回家，聞孫三娘舌生一瘡，潰爛餓死；靳氏得急病身故。

且說那隻手掌，時時要帶身上，產婦心才安逸，不然心悵悵如有所失一般。帶了三年，長得有一尺長，時握作拳，時伸為掌，更加活動。一日，來一道人化緣，不要錢米，說道：「貴府寶光燦爛，不知是何異寶？借與貧道一觀。」開榜告以無有。道人曰：「不論胎生土產，皆能成寶。」開榜曰：「如先生言，我家弟媳生一手掌，不知是否？」道人索觀，開榜拿出。道人歎曰：「此乃仙人掌也，必數代行善，滿門忠孝而後能得。」開榜曰：「何以由胎而生？」道人曰：「此乃忠孝節義之婦遇著忠孝節義之男，或是摸下，或是推打，感著忠孝節義之氣，凝結成胎，真乃千古未有之至寶也！」開榜悟曰：「道長之言不錯。」遂以趕場夜歸，誤推弟媳之由告之。「敢問道長，有何好處？」道人曰：「此寶沾人精氣，三年充足，制就絲繩萬丈，以油蠟浸透，穿掌眼內，穩緊海船頭上，撐入大洋，掌飛入海，凡有希世珠寶、無價珍奇能抓上船。貧道別啥不要，若有延年之物，送一二件與我足矣。」

開榜喜諾，即留道人至家，如其所言，備辦船隻，攜家人海，果能抓寶，始則日三四件，後至七八件十多件不等。夜晚仍放芸娘身上，以沾精氣。一連三年，抓來珠寶盈箱滿櫃，所賣金銀不知幾百萬許，道人只要千年龜蟾而已。

再說那隻手掌，一日在海被啥物掛脫點皮，流血不止；未及二日，色變肉爛，才知死了，舉家痛哭，如喪考妣。遂造金匣裝殮，祭奠誦經，擇地安葬，從此富甲天下。即取火珠一枚，夜光十粒，明珠百顆，獻上天啟皇帝。天子大喜，封為進寶壯元、忠義大夫；芸娘封為節烈一品夫人，發庫銀三千，原郡建坊。芸娘仍撫開榜三子為嗣，一家皆捐顯爵，天下富商多出其門。於是各省開設字號，兌換中外銀錢，出賣無價異寶，至今龍氏子孫字號猶多。後開榜、郭氏、芸娘三人俱享期頤之壽，無疾而終。